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二十三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

宋　方聞一　編

兌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

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易傳

履虎尾不咥人亨

伊川先生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

而不見咥齧所以能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為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唯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巳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易說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伊川先生曰兑以隂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兑以説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隂承乎陽天下之正一作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則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説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无隂柔之

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并易傳

廣平游氏曰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况於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咥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它可知矣此履

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象異辭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說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蒞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

民咨胥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天下澤尊卑之分定矣卦之所以為履也履禮也六三處兌而承乾說而應乎乾者也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用和以往雖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乾剛中正德威而光明矣故履帝位而不疚疚病也不疚言安

於其位也然獨稱帝位者蓋禮者天地之别也以天地之别言之則上下之分勢相絶矣故稱帝焉以言其與天同體也自履虎尾至此易說

無山郭氏曰乾天道也天之道剛健中正唯中正可以應之中則不欺正則不邪持此以履虎尾可也故禮之質忠信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

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則德當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易說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先生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

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

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蓋上下之分嚴則豐者不為有餘殺者不為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强有力

者竊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為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點爾所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為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為辱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不智也季氏以八佾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以智稱故仲尼以為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它不足稱也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之則荀卿化性起偽之說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紫人必以為病狂文

仲之愚不幸類此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者不安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夫天澤定位上下之分明矣六三說而應乎乾則為下而安於下者也此履之所以成象也故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於尊榮農

工商賈日志於侈富比盖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雍曰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它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争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易説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先生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

安履其素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

廣平游氏曰中庸言君子傃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盖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无飾也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

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傃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外則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下君子敬修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傃富貴行乎富貴傃貧賤行乎貧賤傃夷狄行乎夷狄傃患難行乎患難初履之始也是以言素易說

白雲郭氏曰素有先定于内之義素定于内則隨事

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儻富貴則可以行富貴儻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儻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巳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易說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静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静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盖其中心安静不以利欲自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顔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騖而以紆朱懷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而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其能貞吉不亦遠乎

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唯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疐之患不得為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

道哉易說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一作勝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

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大君者為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獨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踏危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為可

以无虞而有功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不當位體柔而志剛非履之正也禮者中而已矣不中不足以有明眇者之視也體柔則不足以與行跛者之履也其視不明其行不正雖居安且不可况履危陷難乎故履虎尾咥人凶陽在前履虎尾也然以成卦之才言之則六三以柔順之質說而應乎乾雖履至危之地无害矣故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柔失位不中而上承三陽近

而不相得則履虎尾咥人而凶者也易中隨時取義故不同也夫見善未必明而用心剛者武夫也以陰居陽故志剛也由是而進為於君克全者蓋寡矣故不言吉凶以其吉凶未定故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離為目六三不正之離也巽為股六三毀折之股也以是為明以是為行不可也六三上下履剛而其體則柔志剛矣而中未能實也且震為龍則兌為虎兌三見口是以有咥人之象所以見咥无

中正以將之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於上則不能履於下視於前則不能視於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於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

亦一於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於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於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易說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

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
虎尾愬愬畏懼之皃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
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愼畏懼則終免於危
而獲吉也○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
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
自處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五不累於己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
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而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氷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

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易說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

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履禮也禮以用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

節者也故亦不可行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曰夬履貞厲夬謂以剛決而履也居履之時上下之位定九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其德可謂不疚矣以爻趨時而不以和則非履之善也故雖正亦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象

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爻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易說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處履之終於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

至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柔剛未安其進也寧旋易說並

廣平游氏曰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蓋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

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道之終視履考祥之時也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乃元吉旋反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者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禮自外作故上天下澤為履樂由中出故雷出地為豫禮主於敬故

愬愬終吉用和為貴故夬履貞厲孔子曰履德之基所宜盡心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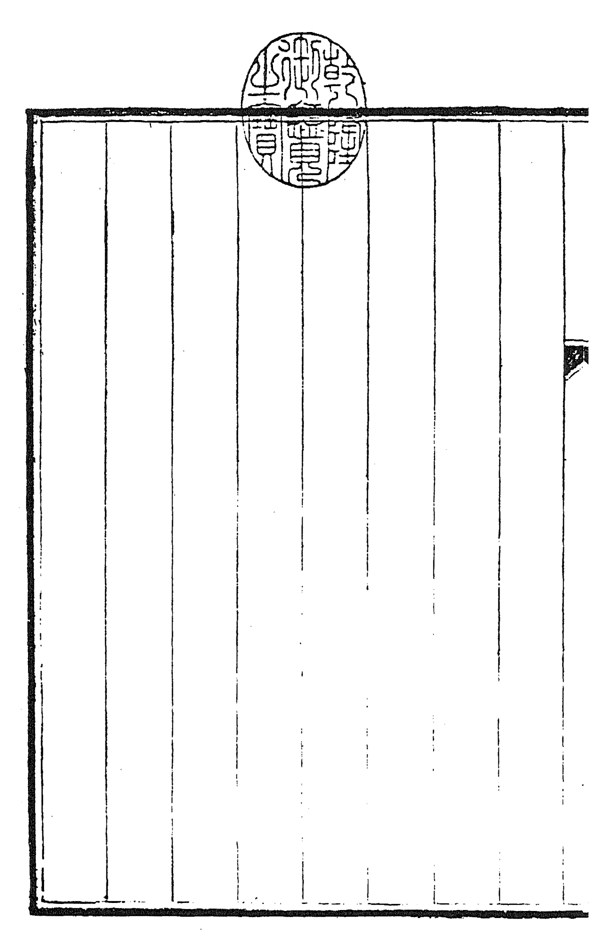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第七頁前四行夫天澤定位刊本澤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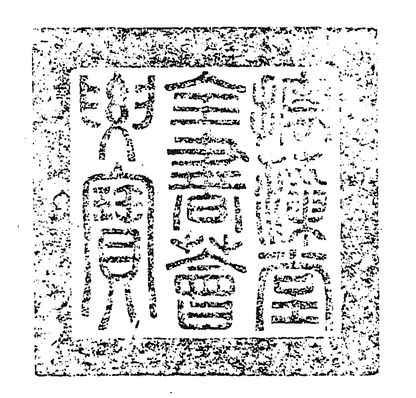
還據横渠易說改

第七頁前七行辨上下定民志刊本民訛明今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不足以與行也刊本與訛有據

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江　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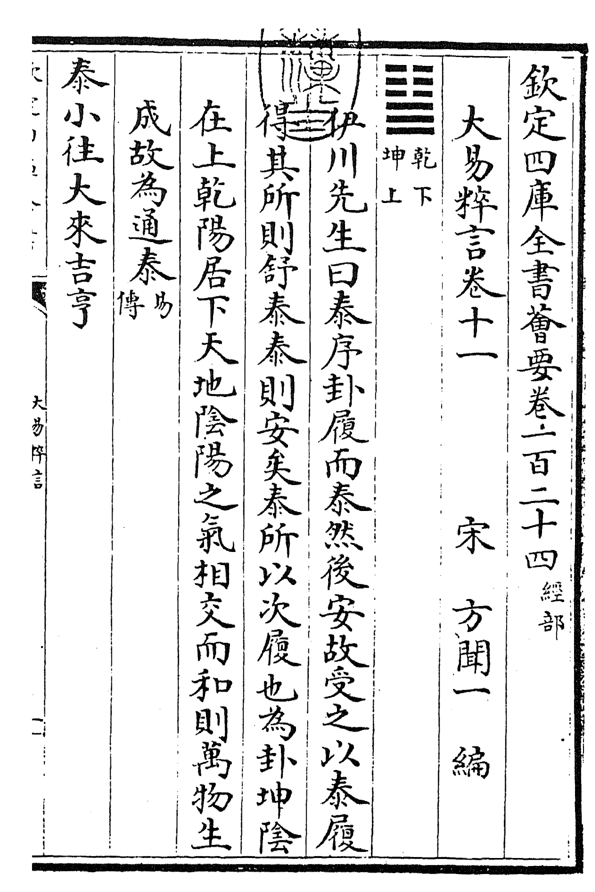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易傳

泰小往大來吉亨

伊川先生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易傳）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内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内坤順在外為内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傳並易一无之字

龜山楊氏曰往自内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内主陽无自而至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内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絪緼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同内陽而外陰

以二體言也內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為泰而吉亨義盡於此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凡陽稱大陰稱小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陽來而變陰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陽進而陰順故上下交夫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凡

賦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无不泰也泰者主人道而言是以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白雲郭氏曰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陰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衆類而言之故特曰大小也三陰升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天下者也

內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易說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

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頼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易傳○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

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耡耘灌漑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閒而已唐棣所編

廣平游氏曰財成天地之道猶言爕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羲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爕理則

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散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

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氣交通成和泰之象也先王財成輔相體此道而已苟无是道雖有周公之法不行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復陰上而陽下陰往而陽來亦可以謂之交乎不可也復陽來而未中也臨四陰已用二陽當來亦可以謂之交乎未可也臨陽進而未壯也至於泰則上下中而陰陽分小者往而大者來是以

謂之交也蓋天施復於子地化紐於丑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修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也凡君道者當法之也令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天之道也然而不能无過與不及之差天人之交勝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財成之有道也凡物春生之夏長

之秋成之冬藏之天地之宜也然而不能无有餘不足之異人事之不齊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東作西成之有序輔相之有政也至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君臣父子天下謂之達道莫不有仁有勇天下謂之達德良知良能皆出於人之性也其或有入於罟獲陷井而莫之知避其或知中庸之道而莫知可能蓋左右之无術也若乃聖王在上則左之右之俾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之有方也然而三者之

序亦何施而可乎蓋上治之道有出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可得而言之其有見於成法者如洪範之五行應之以五事而休咎之徵若合符節是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有不可勝言者也其下治之道則至於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化不可勝紀其有見於政事者若虞夏之九功洪範之八政山林有時藪澤有禁則㲃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至於九叙唯歌有不可勝陳者也在民則天命之謂性我則使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謂率性之謂道我則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修道之謂敎我則建用皇極而納之於大中及其至也嚮之者惠以五福違之者威以六極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用此道也嗚呼是三者非泰之時則不能行泰之時非内健外順之君則不可致君以是而君臨相以是而修輔故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有意於此乎易說○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化育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有復姤然後有臨遯有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為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物之宜為之播殖收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易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

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恊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彚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亦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

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易説

白雲郭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易説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

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寛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

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茍安逸而已烏能復深

思遐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陋側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

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弃也弃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

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名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

公出名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名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可名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如是况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之泰誓宜无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

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

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五六為中以行顧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有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者也六五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易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

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自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

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於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易說

龜山楊氏曰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

上下荒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正固以守之務為持禄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

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說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

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回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戒告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_{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_{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陰在下之物而上行皆失實也故不富然翩翩相從而下復者能不富以其鄰者也葢陰陽之往復天地之義理之必至也四居天地之際求復之時也其相從而下非為利也出於中心之願故不俟告戒而其誠已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葢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為實陰道常乏而為虚乏而從饒虚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

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隣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富主坤言與謙同易說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伊川先生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

制為其一作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元吉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為大義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順而履中忘勢而下交有帝乙歸妹之象焉故能以祉元吉九三處一卦之中上下交際泰之盛時也盛極必反蓋天地之道理之必至也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泰之不可恃也易而不知戒則否將復矣故唯艱貞乃吉九三有剛健之才能艱貞者也六四處下卦之上盛極而過中矣蓋陂復之時也陰柔不中无濟時之才時運而往

則羣陰下復以為否理之必至也其孰能禦之六五履尊位為泰之主時之盛衰係乎人君而已而天下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為辭與三四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於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具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為聖人參天地之卦

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二得黄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君也以祉者以祉天下也六五之志在於用柔令之下下行用柔之願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黄裳之道故歸妹黄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伊川先生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

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夫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无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為城陰上升之象城復于隍陰復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為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故曰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衆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居邑則雖正亦吝矣然泰之終也有剛健之才處之則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元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雖理之

所必然亦始終之戒也六五坤柔也九二乾健也柔順之君剛健之臣而有應焉皆中而未正也故有歸妹之辭焉以斯道也當斯時也所以為泰也有祉福之盛故五曰以祉元吉二曰得尚于中行也禮云君佩倚則臣佩垂君佩垂則臣佩委若泰之甚无以復如惟歸妹則可矣堯降二女亦由此道非知進退存亡之君其孰能與於此易説

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于隍方是時也

紀綱法度頽毁將絶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
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
不通不過於告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
道益可鄙也且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唱而和
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
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
以有立也城反於隍君道圮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
觀此則宜戒於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

有持守之道故也 說易

大易粹言卷十一

大易粹言卷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

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道詘身而行道者有之矣小人則事事至於詘道而信身亦敢為也況乎天地不交否非惟敢詘道而信身又將惡直醜正恊比讒言以陷人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故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然有貴戚之卿異姓之卿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踈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

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楚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易說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元

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易並傳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

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令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易傳○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之不生无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唐棣所編

橫渠先生曰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它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别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易說

廣平游氏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懫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一有則字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羣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與此以顏子之賢遊於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為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有

國家（一无家字）之道君臣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貞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方上下不交之時而君子之貞足以通天下之志豈小人之利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古語曰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乃知天人之道率與時會故曰否之匪人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歴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二者天之革命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天之革命也然則一則為揖遜一則為干戈是之謂天人之合也故否之匪人舉其大者言之耳是以天地不交在時則否塞而成冬在道不通而成否生生之道絶凡泰之所宜舉與比相反矣

易之辭舉天地為萬物言也舉上下為人道言也至於天下无邦人道絶矣易説

白雲郭氏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絶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絶者存為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於固守己道蓋不利於固禄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禄而初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泰

之道也天下所以為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

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絶謂之无邦可也比之謂匪

人矣匪人猶曰无道也易說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伊川先生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

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

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

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方小人不利君子貞之時惟約已自晦乃可以辟難也易說○當儉德辟難之時而榮以禄非枉道從之其可得乎是足耻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象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其殺禮也如此況儉德辟難之時乎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貴焉耻也況否之時榮以禄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道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為也況否之時小人非惟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諌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辨與疎且遠者

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

雍曰禮言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凶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也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為恥況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患亦多乎君子雖

未嘗有意於害小人而小人嘗忍於害君子何哉蓋方泰之時君子彙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於其間不過遠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為害己者必欲窮其陷害務快私忿誅絕之而後已為之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正人未為无罪然小人忍於誅戮一至是耶易說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先生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同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

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易說

龜山楊氏曰泰之三陽否之三陰皆有應於上故皆有拔茅連茹之象居否之初雖上下不交而否猶未

極也世雖否矣君子蓋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志不在君也上有悔禍願治之誠心則亦如拔茅連茹而出矣孔子當衰周之際佛肸以中牟叛召之猶欲往焉夫豈為利哉志在君故也然而卒不往者要之不失正而已孟子千里而見王是其欲也不遇故去豈其所欲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又曰予豈舍王哉則其志可知矣此聖賢所以處否之道而吉亨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

江湖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

或引考槃之詩誤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雖曰君子當否之時有止无進固守且吉而道不廢於自亨也亨如顏氏之樂是也卦象以内為小人而爻以初為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

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蓧之徒聖人无取焉易說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

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則字）其道大也（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易說）

廣平游氏曰否之六二下乗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忿而陷我矣不承三

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一作善士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己以遊人間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一无人字並立而使人化蓋嘗入獸不亂羣矣況於人羣乎故能處否而亨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羣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揚子以不離於羣為聖人蓋知不亂羣之説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

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為言也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然非居中履正則堅白不足而磨涅之其磷淄必矣又何吉之有若夫居否之時揚己矜衆以自暴白昭昭如揭日月而行則其能不亂羣矣乎夫如是鮮不及矣此東漢之君子所以俱陷於黨錮也惟陳實獨免其庶幾乎易説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然以陰居下當否之時

故有包有承有大人小人之象大人否亨非能亨否也處否而亨者也於此而不亂羣非大人孰能為之

易說

白雲先生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其於含容固有餘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蓋枉已屈道以承媚於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否亨否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獲罪於天无所禱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人之不能包承也如

此不亂羣者如鷹鸇鳥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易說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耻也○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耻者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耻茍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知其醜一作不自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為隣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耻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非中正位不當也故包其羞若

子路慍見是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以有為而輔休否之君尸禄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无道穀耻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沉潛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易説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於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乾健之才上承九五剛健中正之君有可致之資居得致之位庶乎其可為也然否之為否以上下不交故也非上承下比一德以相與而能反否而有為无是道也四雖有可致之資而處上下不交之時未必相與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君命也有命而後可以濟時之否而疇類皆離

社也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為也然而命不出於其君而下不應故與其疇類俱至於陷禍職此之由也後之處否者可不監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剛健之才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臣有是命又非特无過而已其

疇類亦將附麗而獲福也湯之命見於湯誓也又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有命无咎之人伊尹是也武

王之命見於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獲仁人以遏亂

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也湯誓曰予其大賚

汝周書曰大賚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商

周之民非伊呂則无休否之祉伊呂非湯武之命將

老死於莘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易說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

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作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亡為懼故能休其否○苞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如竹叢蘆葦

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竝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剛健中正有休否之才而履尊位大人之吉也否方休矣而安其位而忘其危保其存而忘其亡有其治而忘其亂則三者隨至矣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不忘亡則存乃可保也苞桑叢生也繫于苞桑言存之固也唐之穆宗承章武恢復之餘而蕭俛遽獻太平銷兵之策而河朔復亂失此之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莊子曰休休焉則平易矣故休休有優游平易之意方否之將窮大者既往而九五猶得尊位大中以臨其下可以休否者也然否猶未傾三陰彙進敢安而忘危治而忘亂雖優游平易之可存而恐懼怵惕之心未怠也夫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爲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比湯之休否

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為悠久无疆之道也聖人之意蓋亦深矣湯之書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仲虺又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挑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當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於

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互見也易說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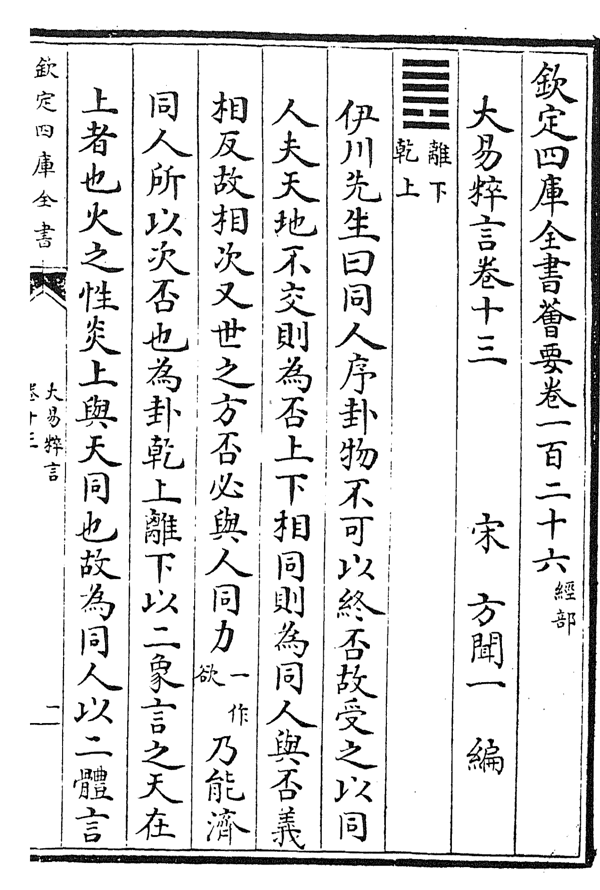
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而傾後喜也否泰之往復理之必至又何可長也然居否之終茍无剛健之才而欲傾否亦難矣上九有剛健之才者也與屯之上六不能亨屯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泰先否者乃所以為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

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二



大易粹言卷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

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它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易說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先生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

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一作合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

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易傳

白雲郭氏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於臨民為政處已接物凡有見於外者无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

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説一本於此然天无事於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於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无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於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已者小人也能同人

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易說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

其正位之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同人曰此三字羨文○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

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能與人同未足為正也○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别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故為同人之象卦惟一陰則一陰為之主柔得位而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為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為同人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亨野郊之外遠於邑者也于野則无暱比之私焉是以亨也蓋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術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揔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焉寡矣唯君子為能先得人

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為同者也如是然後為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貞者如此苟在物一曲則非正也同之之道孰利於此乎自同人于野亨至此

兼山郭氏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正夫一者也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陰雖至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是以同人六二獨為五陽之所宗用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麗乎大明上應九五九五乾道也凡以人同人未有能同之者以人同天蓋不期于同而自同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則天道遠安得而同

之同其所无事也孔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凡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也充中正應乾之道則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哉易詠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為主故言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為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

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易說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先生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惟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大同者合異以為同也居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

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

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易説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踈昵之偏其同溥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踈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龜山楊氏曰居同人之初不係於私應出門同人者

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于宗則裕矣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毋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于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于窮途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於其初也易說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於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并易傳

龜山楊氏曰二係於正應同人于宗者也宗其親黨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係于宗

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於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彖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易說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維一有二字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懐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

敢發故未至凶也○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劫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易訛）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陰衆陽宗之以為同也九三重

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據陰以陵上也居同人之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巳不能興戎以為敵也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遽之辭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甚矣九三之爻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

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易說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

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不一作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

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傳並易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秉其墉者也九四剛健而不中正雖秉其墉義弗克矣然以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縮則困而反則矣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

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乗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乗墉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道聖人言其地近

易攻如在其墉間勢可攻也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為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於小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者乎不然一乗其墉終自无可吉之道故知乗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乗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

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觀漢帝驂乗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易說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

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一有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賛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與五應而為它間己直人曲望之必

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秉之而不得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夫五以乾健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師義直理勝故能克雖處尊位而暱係於私應不能通天下之志而大同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黙之義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不言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謂二人同

心者也故以心同者未嘗不合以迹同者未嘗不睽古之為道者亦然故顔子以德禹以功孟子謂禹稷顔回同道是也況乎矜勢利尚詐力能得志於斯時乎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九三九四之所尚不能克二五之中正也明矣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也春秋之時征伐會盟徧于天下或兵車以摟其衆盟誓以要其心然而口血未乾逡廵而去者皆是也獨齊侯衛

侯胥命于蒲由是而終身不相侵伐彼約言而退較之載書歃血之心固不可論其重輕然於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庶幾矣雜卦曰同人親也九五有應于六二是以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上九无應于九三是以先笑而後號咷非特時之異也於爻亦有取之耳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亨矣而其私在於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戎升

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為三所間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懽然而笑以此見其私於一人非大有為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其於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象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及至於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它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有之君異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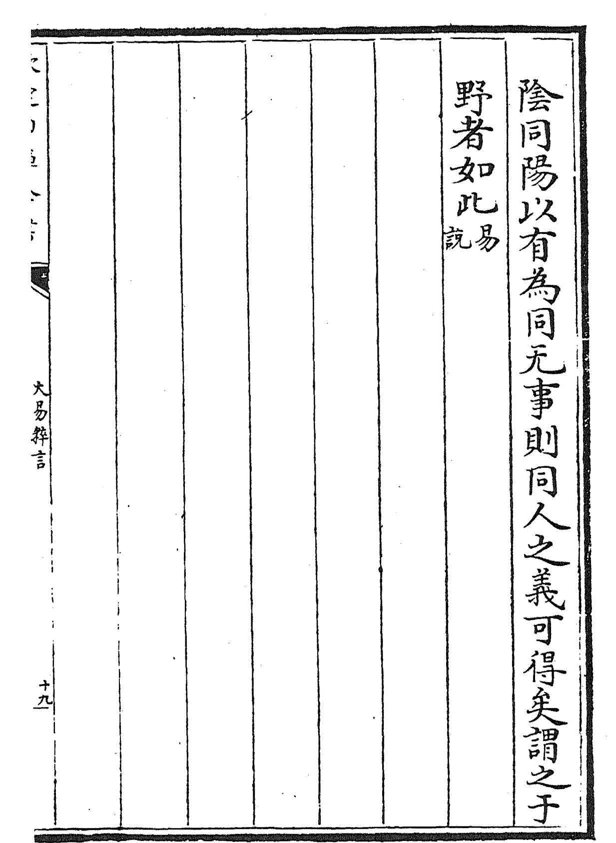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於无悔而

已何也盖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静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為之位其自為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弘也故无悔者言自為也志未得也不能同天下之大也夫同人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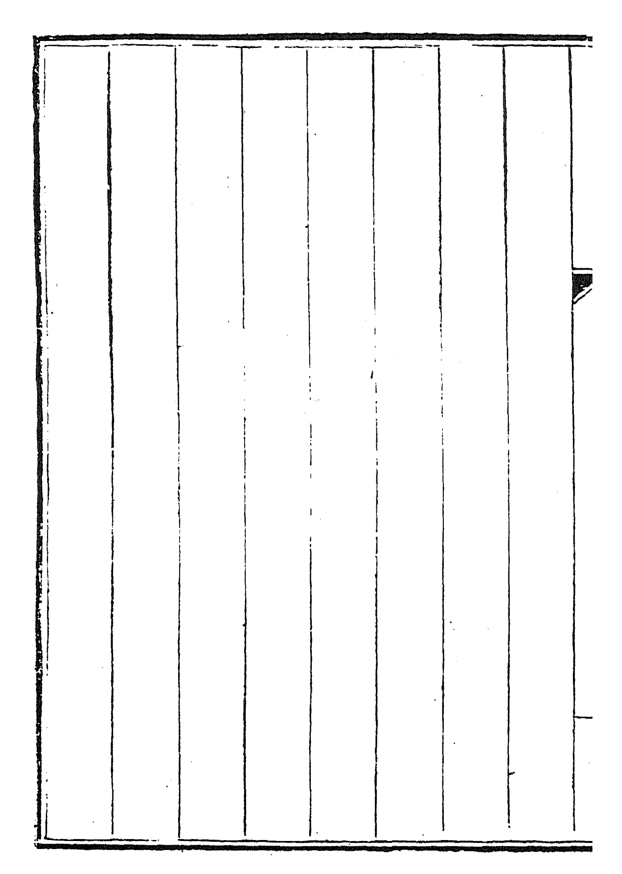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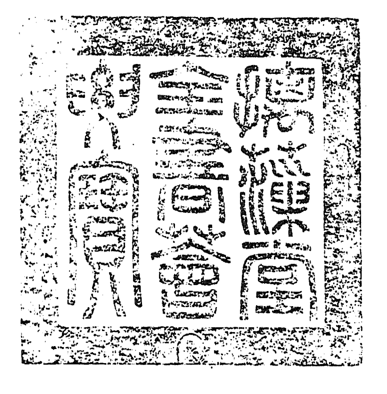
陰同陽以有為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十六頁前四行湯誓曰予其大賚汝刊本誓訛氏今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書云厥草惟包按書經無此句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師曾